

文史資料

第九期

(总第三十三期)

政协礼县委员会文史组编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五日

1912——1949年礼县一医一概述

第四章 传授、著述、名医药者

中医学为国三宝之一，虽经二次企图取缔代以西医之罪恶行径，均遭到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未能得逞，但多方阻碍发展，大肆摧残，而它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不断继承并有所发展。由于没有培养阵地，故仍以传统方式拜师、家传、口授为主。如罗杰经商多年，民十年时年已半百，始发奋自学，行医廿多年，颇受群众称赞。张仰儒，初中毕业生拜名医黄登宣为师学医，黄恐半途而废，先以讨药账家各苦累一年，视其志坚，始收为徒，倾心传授，苦学三年，出师行医，惜师徒于民19年间遇难。年一清而立之年随师学医，延林山老中医林俊英于家，承担四人生活，在家五年，悉得师傅之长，名震乡里，术传子孙至今未绝。盐官郑廷显、郑效贤家传三代，祖孙两医名，亦

~ / ~

友仁一人授徒六八，徒子徒孙绵绵不绝。白河王本温兄弟三人皆承家学至今未断。

学徒皆以学药开始，先念药性歌诀，辨认药物，炮制加工，调剂；次及汤头歌诀、脉诀，再后对各科病症辨证施治；或跟师种痘接触临床。一般二至三年始谢师行医。在学医期间给师以酬金，抑或边学边作药物加工调剂者多不给酬金等等不一。

在长期学习与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心得，写有医学论著至今发现者当首推车树基《时疫论》。车先生积廿多年治温疫经验而写成，以《温疫论》为蓝本，文字简练，夹注通俗，为谋子授徒而著。书中列四十一症，五十一方，预防措施，列举病例，评述七十三种舌苔，八法辨证，凭脉辨真假阳证，还旁师宗师愚，吴塘名医治温病成就，又能独抒己见，反对“依样葫芦”在三消饮的基础上创三个待惠方剂，权衡施治，疗效卓著。

尚还留有书本众多的“医学笔记”，由于种种原因，绝大部分已经散失，仅留下米四卷，它真实地反映出了一个时代一层学风特点和各目之学习态度心得体会。医德及文化水平。在各科可见书中尤以当时当地流行较烈之天行、麻疹、伤寒、梅毒等十种病之治疗方法，成为共同的主攻对象；有一代吸毒（鸦片）成风而戒忌，解救中毒经验；收集药数以千计之方剂，本邦民间，医生、师傅、土、草、验、秘方；还有《付育主女科》、《脉诀》、《伤寒论》

等十种名著的摘要。内容丰富，琳琅满目。

“医学笔记”中佼佼者为《屈氏笔记》。屈氏人称屈爷（名字待考）《笔记》中记述了四十多年的医生生涯。“余未及冠，因病弃儒，留心医学，研究读书，行医四十余年，十三科中，无一不工……学之精工”；“脉不得巧者，投拜名师‘受异人指点以缓脉为妙……如权度之有定平星也’。念念不忘‘异人’就过他的‘一字之师’，总结心得，‘撰之前哲，发明《内经》及《难经》脉之义……宛正问道，常其教我’，将‘平素历经验，大略录出，不敢示人，不过为家侄子指示而已’，辨证施治心得朴实可法。《笔记》中还谈到医德，‘存心忠厚……诚心完虑，必不务人之事’等

“医学笔记”它凝聚着礼县数十年数百名中医药工作者的心血结晶。它是在艰苦的窘境中产生出来的，其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值得后辈学习。但由于时代的影响，文化程度有限，难免瑜玉瑕，掺杂着封建迷信等不健康的糟粕，应坚决摒弃之。

我县经历民国三十八年，前后有400多名医药工作者，分布于全县城镇乡村，肩负着十多万人民的医疗预防重任。在长期的医学活动中，有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深明医理，为一代名医不乏其人，如：

王文选（1891—1981）石屏古泉人，家庭中医，童年学制艺，攻举子业，学业优良，因停科举，故未入津，在承训馆，授

反对“依样葫芦”。旁撷百家治温成就，并创有三方疗效佳良。杂证中尤对水肿病有独到之处。善用羌活、大戟等攻水剂，运用自如。疗效卓著。在群众中有深刻的影响。本传子孙，亦长其法。

牟先生一生清贫，性刚直，善于口辞，不畏强暴，曾告倒当地劣绅，贪污之财如数退出。当地群众至今犹津津乐道。

其次尚有如清末医官苏文海擅长内科；优于内妇。黄登宣，长于治伤寒危重症。马平展：字《保元》著称申炳华；崇尚医德，善治内科杂症。李春芳；尊师学医，精于痘疹妇科。周一清；字长内科，热心教徒。苏友仁；长于治伤寒温病，独尚悉（秀才）；精研《金鉴》长于内科。左保国；钻研《内》、《难》并治急证。魏得福（秀才）；精于古典医经，善治杂证。苟政声（秀才），字陈修园、陈士铎著称。白种玉等。在药学上对其药工修治有造詣者以精于炮制、加工膏丹丸散，辨认真伪，经营四方。在医药界享有盛名者如杨秀清周世俊王有章等老前辈。

上述老前辈，遍及全县，都在不同年代涌现出来。礼县医学界情况，其成就有待深入蒐集整理，继承发扬光大。

第五章 西医药传入简述

西医药传入礼县，溯其始，药比医早。首先牛痘苗，引进中国，当时称之为“洋苗”。清末官方编写《劝种牛痘编》，宣传推广。编中对苗与点种法及服用中药，用以医理论阐述其机理。可谓中西

结合者，在天津设立牛痘局，供给痘苗，民初在县城盐官等镇始试种，十五年后逐渐推广到部分农村，三十年代后期普及全县。随着天主教传入，外国神父用西药作为传教诱饵，施舍一点西药治小伤小病，但群众根本不相信西药片能治病。1937年后西人张敬之、河南人姚得礼先后在县城盐官开西药房，1940年湖南人刘祖文来罗堡开办“民生药房”，他们均以治小伤小病、缝合包扎、以606治梅毒见长。1944年官办“礼县卫生院”，以医疗为中心，兼管全县卫生行政，设副院长、医生、护士、调剂、会计出纳等员，院长先后为浙人褚得道（民泉、益民等名）隋宇涵二人，虽优于私人，但设备简陋，技术不高，医疗开展甚微，群众中影响不深。1948、49年名存实亡，解放后接收，新组建，得以迅速发展，四十年代初设立五中设有校医室，备有简单西药，校中曾发生流脑以木安药防治，抗战胜利后，西医药突增，先后又采西药6人办此，县镇中药铺中亦售金鸡纳霜、木安、阿司匹林等西药，西药宣传广告逐日增多，五中亦开设现代卫生课程，传授西医知识，从而两医药影响日益加深，但中医药仍占主导地位，可见中西医网大体系部已形成，解放后西医药比之中医药犹是余登，已成洋洋大观，祖传医学望尘莫及！。

结束语——教训与愿望

上述概况来源于个人所知学院，对一些史料未经深入考究，只不过先用较低劣水平粗略地整理出来，作为我编写中华民国时

期医史的一个序幕，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初稿于1982年中医学会上宣读，二稿于1984年石关部门索去，不知究竟。今又成三稿，并以研文史组一再促督索稿，不嫌其丑，敬幸送呈。敬请不吝斧正，以臻完善，实为至幸！